

共和国将军
传奇故事

共和国将军
传奇故事

直捣蒋公馆



8

张义生 国荣洲 主编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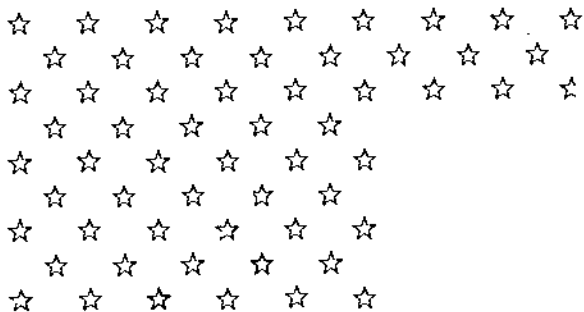
ZHIDAO JIANGGONGGUAN

共和国将军传奇故事⑧

ZHIDAO JIANGGONGGUAN

直捣蒋公馆

张义生 国荣洲 主编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 06 号

责任编辑:徐 敏

装帧设计:素 风

直捣蒋公馆

·共和国将军传奇故事·

张义生 国荣洲 主编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 字数:10 万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5,000

ISBN 7-5397-1345-3/1·308(儿) 定价:5.20 元

序

王首道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，出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将军们崇敬的心情，出自对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责任感，最近出版百万字的一部巨书《百将传奇》。这是一项颇具规模、意义深远的工作。

人民解放军自 1964 年之前晋授将军军衔的老同志，如今健在的已不多了。他们中不少人曾与我长期共事。他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，曾历尽千难万险，经受过种种磨难，闯过无数次惊涛骇浪，有的人至今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子弹、留下斑驳的伤痕。他们当年都是不怕死的中华优秀

青年，南征北战，血染疆场，千百次与敌人拼杀。他们不屈的战斗精神，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品格，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因此，宣传与弘扬老将军们当年的献身精神，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

这本书还有个特点，它注意到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和要求。每篇文章不但介绍了老将军们精彩的战斗故事，同时附有将军的简介、照片，以及将军亲笔写下的鼓励青少年的诗句。若干年后这些将军们的墨宝将会显得更加珍贵。

人民解放军授衔的老将军有千余人，出版社当然不可能把每个将军的经历都编入一部书里。现在虽然是百将，也足能使读者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。

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，我只有一个心情要表达，那就是感谢出版社和两位主编，为此付出很大的辛劳，在短时间里完成这样一部巨著，为广大读者送上这样一部好书。祝愿它成为连接昨天和今天、通向明天的一座桥梁。

1992年4月24日于北京*

* 此为王首道同志为我社《百将传奇》一书所作的序。《百将传奇》一书现改为普及本——“共和国将军传奇故事”丛书。

目 录

序 王首道(1)

从苦难中走来

——记吴烈将军 李海龙(1)

朝阳集之战显神威

——记吴华奎将军 虎 郎(26)

腰斩平汾路 逼降日本兵

——记何辉将军 卜鳌海(41)

直捣蒋公馆

——记何正文将军 梅 晨(62)

激战五音山

——记宋玉琳将军 洪 流(75)

延陵之战

——记张钰秀将军 周朝举(86)

人生贵在奋斗

——记张竭诚将军 姜为民(96)

中国第一任核司令

——记张蕴钰将军…………… 张 生(107)

齐鲁大地创奇迹

——记陈宏将军…………… 周德峰(117)

正义的反击

——记陈锐霆将军…………… 李 翔(134)

从苦难中走来

——记吴烈将军

李海龙

他 9 岁当童工,13 岁参加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斗争,15 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

他 1955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解放勋章,1957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,1988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勋章……

他,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吴烈将军。

这里,笔者要介绍给读者的,仅仅是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段不平常的往事。

苦 难 的 童 年

在江西省萍乡市的南门外有一条不很出名的小河,当地的人们叫它丹江。

然而,美丽的丹江河里流淌的却是苦水。就在小河的拐弯处,有一个不太大的村庄,由于村里姓吴的人较多,所以当地人叫这个村庄为丹江吴家湾。

可谁知人们的命运比那小河的苦水还苦,他们终年劳作,

却不得温饱。

1915年，吴烈将军就出生在这个村庄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。那时，家里老少十口人，却无一分地。他的父亲吴永洪是个老实巴交的苦命人，家里的日子主要靠他父亲和叔叔挑煤赚点脚钱，大哥、三哥给人做裁缝，二哥给人做篾匠来勉强维持生活。他的降生，使这个本来已贫困的家庭更加贫苦了。

福无双降，祸不单行。这一年，萍乡一带又闹灾荒，庄稼歉收，钱又借不到，他家三天两头断炊。他那贤慧善良的母亲被苦日子折磨得体弱奶亏，很难再哺育他了，只好靠熬点米粥来喂养他，使他得以幸存。父亲望着饿得面黄肌瘦的他，老泪在眼里直转。

他渐渐地长大了。

在他6岁那年，村里流行一种疾病，很多人家被弄得家破人亡，他们家也难逃劫难。就在那时，他的祖父、祖母、叔叔、婶婶和两个哥哥也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，因家中贫困，无钱治疗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先后离开了人间。

当他发现与他朝夕相处的可爱的母亲合上双眼，再也听不到他的呼喊声时，他哭得像个泪人。刚刚6岁的他，却饱尝了人世间最苦的东西——家破人亡。

七位亲人去世后，一个十口人的大家庭就只剩下他的父亲、他的二哥和他三口人了。日子冷清寒酸。可是，不久他的父亲也病倒了，他们父子三人相依为命，日子也艰苦到了极点，有时好几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。

厚道老实的父亲，双眉皱成了疙瘩，却没有什好主意，只得长叹一声：“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！”

在这极端困境中，正在安源煤矿做工的舅舅江万崇来到

了他家。舅舅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和他父亲整整谈了一个晚上。

第二天，他们家老少三口人卷起两床破被和几件破旧衣裳，离开了祖居多年的故乡——丹江吴家湾，跟着他的舅舅来到了安源煤矿谋求生路。

到安源煤矿后，一时还找不到事干，舅舅就先帮他们在筲箕街租了两间破屋，作为落脚的地方。经舅舅东奔西跑，不久，他的父亲和二哥进到电气锅炉处锅炉房做工。从小就懂事的他便帮着家里做点零活，就这样，一个新的家在安源煤矿安下了。

父亲见他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，不忍心耽误他，宁可自己勒紧腰带，也要让他上学。就这样，他被送进安源煤矿牛角坡工人子弟学校读书识字，学算术，听革命道理。后来，他又被送到离家较近的炮台脚下工人子弟学校学习。他现在仍记得那难忘的一幕幕的场景，有时，他的耳畔还回响着老师的讲课声：工人和农民，是尊贵的人，如果没有工人农民，就没有一切；资本家不做工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他们的衣食哪里来？是榨取劳动者的血汗。当时，虽然他还不能理解“榨取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心里十分明白，资本家不劳而获不合理。

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，他一面在工人子弟学校读书，一面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去西郊拣煤渣。那里地势很危险，拣煤渣时，如果不小心，就有可能被井内推出来的矿渣砸死。为此事，他的父亲总为他担惊受怕，时间一长，拣煤渣的小伙伴们便学会了互相照顾。

他们有时还到锅炉房去拣，但要经过几道警察的岗卡。回来的时候，如果被警察发现筐内有好煤块时，凶狠的警察便用

煤块向他们身上乱砸，还要没收筐子。

两年的苦、累、惊、怕的拣煤生活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他的心里充满了对资本家和旧社会的愤恨，总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种苦难的生活。

有时，他一个人躺在大地上，仰望着蓝蓝的天空，心想，我要能像父亲和二哥那样，当个工人，自己挣钱养活自己，那该多好呀！

1924年，他的这一“愿望”实现了，他走进了安源煤矿，当了一名童工。那年，他9岁。

他跟着刘华清师傅学锅炉修理。因为这里是全矿的要害部门，矿方对这里控制很严，工人稍微迟到，就要扣工资或被开除。其实，锅炉修理是个苦差事，经常要钻进炉内敲水碱，每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，整天闷在锅炉内敲水碱，不仅累得精疲力竭，而且憋得难受，就是这样拼命地干活，他每月也只有3元钱的工资。

工作是如此，他们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，吃的是发了霉的米和没有多少油盐的蔬菜；住的呢，五六十人睡在一间两丈多长、一丈多宽的风子里，床是用破木头和木板搭成的两层床，盖的是破烂被。白天，资本家榨取他们的血汗；晚上，臭虫、蚊子同样吸取他们的血液。

尽管如此，在安源煤矿这个穷人、工人集中的地方，如能找上个挣钱的活儿，还算是幸运的。

当时，安源的童工和全国的童工一样，遭遇是很悲惨的。有些童工因忍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，不满15岁就得了痨病，吐血死去了。

由于工人们担心扣工资或被开除，总是早去晚归，咬着牙

干。虽然如此，还是经常受监工的气，挨了打骂，眼泪也只好往肚子里咽。

有一次，由于劳累过度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只觉得眼冒金花，天旋地转，一阵眼黑，摔倒在路上，幸亏被工友们发现，才免遭大难。

他常问自己：从吴家湾到安源煤矿，从拣煤渣到做童工，穷人为啥这样难？为啥这样苦？

苦根找到了

“创造世界，是我劳工，被人剥削压迫，是我劳工，世界由我们去创造，压迫由我们来除，创造世界，除压迫，团结我劳工。”高亢雄浑的工人俱乐部部歌（也叫劳动歌），从工人俱乐部里飘扬出来，在安源煤矿的上空回荡。

站在前面一排，年龄最小、学唱最认真的那个小孩，就是吴烈。这是他参加工人俱乐部后的第一次活动——学唱工人俱乐部部歌。由于他年龄小，有人说他是俱乐部的“小部员”，他听后，很不服气地说：“你们大人能干的，我也能干嘛！”所以，对俱乐部组织的各种活动，他都积极参加。

那时候，俱乐部号召工人们参加夜校读书，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。他听后，高兴极了，虽然白天做工很累，但是，一想到去学习文化知识，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，身上就好像轻松了许多。于是，他就同表哥一起到牛角坡工人夜校读书。

教室的桌子、凳子都是工人用木板钉的，非常简陋。

他们的教师姓陈，是湖北人，很年轻，也很和气，平易近人。开始工人们在陈教员面前感到很拘束，陈教员就主动找工

人们聊天，还经常讲一些有趣而又意义深刻的民族英雄的故事，很快和工友们交上了知心朋友。

一次，陈教员问他：“你们整天做工，当牛做马，一年到头还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而资本家不下井，不劳动，却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洋楼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为什么这样不平等？”

陈教员的提问，正是他曾问过自己而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。

他以他的聪明和机灵，反问陈教员：“那，你说为什么呢？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用剥削工人的血汗钱来发财的。”

“他们用什么剥削？”

“他们用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来剥削。”

“那，啥叫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？”

陈教员冲着他微微一笑：“好！提得好！不过，要想把它说清楚可不是很容易的事。这就要求你们有文化，懂得些科学知识，学好算术，会算帐，才能知道资本家是怎样剥削的。”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，“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如果说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，如果资本家一天让你干6小时，那么他就什么也赚不着，而资本家为了赚钱，他们根据不同条件，强迫你劳动8小时、10小时、12小时、14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，所以6小时以外生产的产品，直接落到了资本家的腰包里。这样，资本家就越来越富，我们工人就越来越穷。”

“那，我们怎样才能不受穷？”

“我们工人要想不受穷，就得团结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，不让他们剥削。”

这时，他的眼前一亮，受穷的苦根找到了：工人要过上好

日子，只有解除压迫和剥削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团结起来。

从此，他每天都要去夜校读书。3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先后听过李立三、黄静源、陈潭秋、毛泽民等同志的讲课和演讲。

通过夜校的学习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，他对夜校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对工人的事都非常热心去做。

一天晚上，父亲和哥哥下班回来，对他说：“明天就要建俱乐部了，这是给我们工人自己盖房子。”

听这么一说，他高兴极了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很想去参加劳动，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盖房子。

一大早他就跑到了工地。

当时建工人俱乐部的有两部分人，一部分是贫民，一部分是工人，都是自愿来的，组织性很好。虽然没有一点报酬，可工人们都知道这是给自己盖房子，大家干劲很足。

他用车子推着砖头，奔跑在工地上，汗水在他那童稚的脸上成串地流着，虽然很累，可心里却很快活。

不久，房子盖起来了，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。

俱乐部还组织青年排演文明戏，演出时，俱乐部大厅里总是座无虚席。演出的节目中，许多是反映井下工人劳动生活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在俱乐部大厅里看了一个新剧，内容是工人阶级是怎样在资本家的皮鞭下悲惨地生活的，工人阶级又是怎样拿起武器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。剧中情节感人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。

他非常羡慕工人阶级不畏强暴、敢于斗争的精神。从此，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念头，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拿起枪来，和煤矿资本家作斗争。

参加罢工斗争

1924年冬，安源煤矿的资本家一连几个月不给工人发饷，有时发点霉米代饷。资本家还打算取消年终加薪的制度。这时，许多工人已穷到家里揭不开锅的地步。当时，安源新街附近有一个粮仓，存放着不少发霉生虫的大米，资本家靠它榨取工人的血汗。一些小孩经常在矿井口上等着井下工人吃剩下的霉米饭，以此来充饥。安源煤矿工人本来就无法生活，煤矿当局除已欠矿工的饷钱外，又数月不发饷，加之物价飞涨，工人生活更加困难。

工人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发清欠饷，增加工资，改善待遇，已成为工人最迫切的要求。

工人同煤矿资本家的对抗情绪日益高涨，斗争要求愈加强烈。大罢工如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，煤矿工人俱乐部抓住这一时机，领导工人开展了索饷斗争。

有一天，锅炉房的工会代表通知吴烈到新街会场开会。

他赶到会场一看，热闹极了，到会的人特别多，几乎挤满了会场。他往主席台上仔细一瞧，只见台上还挂着马克思的像。这时，他听到后面有人议论：“这个大胡子是谁呀？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正在这时，只见会场的中央出现了一个身穿长衫的成年人，他站在台上对大家说：“这个大胡子是个好人，他叫马克思，是为咱穷人说话的，为咱穷人谋利益的。就是他，揭开了资本家剥削我们工人的秘密。”他用手往后理了理头上的乌发，接着说：“现在资本家为什么不发工资？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霉

米和虫米充饥？这就是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，对我们的压迫。我们各位工友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坚决和他们作斗争。”他的讲演，不断激起了人们的掌声。工友们听了，心里热乎乎的。有人问：“那讲话的人是谁呀？”

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安源煤矿大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同志。

时隔不久，一场震惊中外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斗争爆发了。

那一天，汽笛长鸣，发出了罢工的信号。工人们很快在井口竖起“罢工”二字的大旗。矿井内电车停开，机器停转，工人像潮水一般，涌出井口，高喊“罢工”、“我们不当牛马要做人”等口号。

煤矿当局资本家在这强大的声势面前，吓破了胆，急忙给工人发了欠饷，并答应不克扣欠饷。

罢工斗争胜利了，工人们欢天喜地，在安源新街、老街游行，庆祝罢工斗争的胜利。当时，刚刚9岁的吴烈，就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，他看到了工人团结的巨大力量，感受到了团结的重要性，增加了与资本家斗争到底的信心。

资本家在工人的罢工面前吃了败仗，怀恨在心。他们勾结军阀武装，企图将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。

1925年秋的一天早晨，敌人下了毒手。他们手中端着带刺刀的枪，不准工人上工，然后由工贼带路，分别扑向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，当场逮捕了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，并肆无忌惮地砸毁了俱乐部里的所有物件，同时包围了夜校，捕去了一些教员，捣毁了工人消费合作社。接着，矿局又宣布停工，将工人全部开除，并把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的部分成员武装押送出安源。一时，白色恐怖笼罩着安源煤矿。

当时只有 10 岁的吴烈，看到资本家、军阀的野蛮暴行，更增加了他对敌人的仇恨。他和父亲、二哥憋了一肚子复仇的怒火，他们没有走远，就在离安源不远的贾家冲山上的乡井里往三合桥挑煤，等待复仇时机的到来。

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
1926 年，北伐军开进了萍乡。驻萍乡的军阀镇守使署被炸，安源的军阀如惊弓之鸟，慌忙逃窜。

在安源煤矿工人的带领下，一队队身穿灰色军服、头戴大檐帽、打着绑腿的北伐军，雄赳赳地进驻安源煤矿。

第二天，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庆祝大会。工人俱乐部焕然一新，由工人秘密保存下来的俱乐部的大旗在屋顶上迎风飘扬，俱乐部前的拱型牌坊中央写着“也有今天”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，充分表达了安源煤矿工人扬眉吐气的心情。

这一天，整个安源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安源又回到了工人阶级的手中。

安源煤矿在工会的领导下，恢复了生产，安源的工人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。“打倒列强、除军阀”的口号和歌子到处喊，到处唱。吴烈和他的小伙伴们还编些歌词来唱：“打倒地主资本家，工人要解放。”

从那时起，吴烈对俱乐部的事更加积极了，经常到俱乐部去拿些传单，到街上、草坪上和工人聚集的地方散发，在工人中做宣传。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干革命的重要性。

保 卫 安 源

1927 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和“马日事变”后不久，军